

孽海夢

下

社會長篇
香艷小說

孽海夢

第十七回

假意殷勤惡徒賣友

到頭結算奸僧戕身

顧明輝和褚其昌二人運用計謀得了幾票橫財。心裏的欣喜。可想而知。正待優遊歲月。誰知暗地裏已有人轉他們的念頭。這事的起點。就在搬場的那一天。當這許多在上海新買の木器。從汽車上搬進新宅裏的時候。便有一個鄰近流氓。冷眼看得火出。只覺得一件件都是輝煌燦爛。備極奢華。知道這一家住戶。不是富商。便是貴人。便不嫌麻煩。秘密探聽了好幾天。已經稍有眉目。這時正是他二人從寧波回來的時候。忙着將弄



到的錢存進銀行裏。這流氓見他二人銀行裏存進款子。更是確定自己的猜想不錯。一想像這樣的財神不請。還去請誰呢。忙一口氣趕到總機關裏報告。這個總機關。便是前回書中的春申第一行臺。精靈鬼阿狗一得這個信。悉怎敢怠慢。忙取過筆硯。提起筆來。抓頭摸耳。好容易寫成一封信。自己重又念道。

「顧緒二先生全鑒。敬啓者。敝會現有急用。素仰二先生富有。銅錢多得自己不會放。而存聚於銀行之中。茲不揣冒昧。敢乞商借二十萬元。諒二先生樂善好施。一定肯允許吾的要求。則請限二天內登報承認二字。自有人會來接洽。倘若不識相而拒絕。敝會當以決烈手段對付。特先布達。尚祈三思。血手會忠告。」

阿狗讀了一遍。覺得語簡而意達。連得他放錢的地



方。吾也好如目睹，不愁他不來接洽。又寫好了信封，叫人將信去寄了。心裏很是得意。但等好消息傳來，且說這封信當然的先要到郵局裏郵局裏辦事員，也就照例打印，分發出去。他們自然不知道是一封恐嚇的信，所以倒像很幫這血手會的忙。第二天，這封信文風不動，早已送到信面上的地址。收信人接着了。拆開一看，吃了一驚。其昌道：他們既然轉了念頭，吾們倒要小心點才是。明輝道：只有千年做賊，沒有千年防賊。誰耐煩提心吊膽的時常防備。現在只有二種方法：一種依着他們登報，等他們派人來接洽，講定幾個錢，作爲和解；一種是報巡捕房，等他人來的時候，便捉住了。盤問出他們的巢穴，自有巡捕房派人去一網打盡。我們也就高枕無憂。你看那一種方法好。



就照那一種進行。其昌爲人。是一個鵝眼。錢要看得像車輪般大的人。怎肯將雪白似的洋錢。無緣無故。雙手捧給人家。當然贊成第二種方法。老四心裏。大不爲然道。你們這樣辦。很是危險。這種人都是殺人不怕血腥氣。什麼事都做得出來。何必和他們結下仇。還是多少出幾個錢。也就完事了。季氏也道。吾們的身價。何必和他們斤斤計較。還是出幾個錢。買子安靜吧。其昌略一沉吟道。並非吾捨不得錢。只因出錢去和解。顯見得吾們是膽小的人。以後他們便一而再。再而三的來纏繞不清。吾們可沒有這許多錢。去墊這無底慾壑。你們不必担心。左右不過是幾個毛賊。有怎麼大不了的事。捉進了巡捕房。難道還怕他們來報仇嗎。明輝。你去報告巡捕房。吾就去登報。二人便一



同出來。分頭行事。其昌到報館裏接洽過後。回來的時候。一想橫豎沒有什麼事。便順着四馬路踱回來。剛走到大新街。就看見四時春麵館門口。圍着一堆人。就走近過去一看。見一個穿件破華絲葛夾衫的人。正朝店裏立着。指手劃腳的說道。我在上海。也用掉了好幾千塊錢。難道要少你們一碗麪錢不成。老實說。只因今天飯錢沒有。才來吃的。平時做大少爺的時候。還不希罕吃哩。麵館裏的人道。誰認識過你。你做大少爺用錢。干吾們鳥事。吾們只曉得向你要麵錢。沒有錢。派人跟你去拿。你再要耀武揚威。就要不留你面子。將你衣服押在這裏。拿錢來贖了。其昌聽了一會。知道是吃了麵。沒有錢付賬。心想這個人倒也心直口快。不論什麼話都說得出口。聽他的口音。好像很



熟。其昌正在想的時候。這人已回轉身來。對外面看的人說道。你們聽得沒有。這片店真是豈有此理。想要剝吾的衣服了。天下那有這樣的道理。其昌一見這人的面貌。不覺又喜又氣。忙喚了聲壽欽。原來這人就是爲爭自由。和愛寶偕逃來申的褚壽欽。他到了上海。不久愛寶便逃走了。剩下他一個人孤伶伶好不淒慘。他又不曾掙錢。越弄越支持不下。到了現在。已經弄得租了人家落上落下的房子。一日三餐。有一頓無一頓的度死日。也足夠他受用了。想不到這天因着吃麵。會得遇着他的親爹。當下聽得有人喚他。壽欽對其昌一看。先時怔了一會。忽然笑道。爹爹你來得真巧。替吾付了賬吧。其昌也不回答。付清錢。走出麵館。壽欽懷着鬼胎。一同向西走去。其昌毫不提起從



前的事。只問現在住在那裏。壽欽纔覺放心。說了地址。其昌便要壽欽一同回去。壽欽道。那邊吾還有點東西。讓吾去收拾了。爹爹住在什麼地方。對吾說了。明天吾自會回來的。其昌知道他沒有了錢。不會再走到別地方去。便說了地址。叫他早些來。不要累吾們盼望。壽欽點頭允諾。自行回去。其昌到了家裏。明輝已經報告過巡捕房裏回來。各人說了辦的事情。很是安心。其昌又將遇着壽欽的事。也說了出來。各人都覺歡喜。尤其是季氏心裏。格外快活。巴不得快些天夜。睡了一覺。便好看見兒子的面。果然老天念季氏一片思兒子的心。不一回。已經要開電燈。各人吃過夜飯。閑談一會。也就睡了。次日早晨。明輝和其昌看那報上。啓事類裏已登着承認二字的怪廣告。巡捕房裏



派的二個探員也來了。便守着不提。且說壽欽。這天回去。心裏很是歡喜。從前做的事。好像已經忘得影跡無踪。睡過一夜起來。收拾收拾。便想回去重做少爺。二房東冷眼裏。看在旁邊。見他一聲不響要走了。怎敢怠慢。立即阻止道。你想到那裏去。怎麼連東西都帶去。這裏欠的一個月房錢。怎麼說呢。壽欽正在興匆匆的時候。被他一阻當。好不着惱。惡聲惡氣道。吾回到家裏去。阻止吾則甚。你們的房錢。自會送來的。怕些什麼呢。二房東道。你不要生氣的話。吾和你非親非眷。又不知道你到那裏去。你不送來時。叫吾向誰去要這房錢。你這點規矩。總也知道。的要。要去時。你人只管去便了。壽欽道。什麼規矩。吾倒不知道。你既然說只管去。何以又要阻止吾呢。二房東怒道。不要假癡假



呆。你不付房錢想走。便將這舖蓋衣服留在這裏。你去拿了錢來。才能取去。壽欽沒法。只得將東西留下。空身出來。好容易找到西門路。尋着了門口。見正門有一個人。在門外探頭探腦。向裏面張望。壽欽也不留意。只管推門進去。卽有二個人迎着問他找誰。壽欽道。吾是找這裏的主人。你問我怎的。那二人聽說。是來找主人。立即伸手一把拖住。壽欽不知道爲着何事。便大嚷大喊說。你們是什麼路數。怎敢動手捉我。那二人見他嘴硬。便不問情由。劈拍二記把掌。打得壽欽哭了出來。這時樓上的人。已聽得聲音。匆忙一同下樓。見是壽欽。忙對二個探員說明。才將他放下。總算也是壽欽年份不利。所以時常要受災晦。當下各人真是又好笑。又好氣。開不得口。季氏已經忙不迭將壽



欽一把拖到身邊。心肝兒子的叫不絕口。又問長問短。問個不了。壽欽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。不知是怎麼一會事。見娘問着他的事。不好意思當着許多人說出來。季氏曉得兒子的意思。便攜着他的手。到樓上去細談前事了。這裏打壽欽的二個人。原來便是守候盜匪的探員。到此纔知道捉錯了人。也覺好笑。便又等着。不料直到夜裏。也不見匪徒的影子。接連二天。仍舊毫無來人。曉得走漏了風聲。不會來了。再守無益。便回到巡捕房裏去銷差了。明輝和其昌二人。起先還很防備。後來見沒有動靜。也就漸漸的疏忽。不以爲意。……且說那精靈鬼阿狗。既然費了一番手續。約定派人去接洽。何以到時又爽約。倒害壽欽受這無妄之災呢。其中也有一段緣故。總怪壽欽要



做少爺的心忒急，纔將這張着的羅網衝破。原來那天早晨，阿狗在報上見了這條廣告，立即派報信的那個流氓前去接洽。到得門口，正在探看有無動靜，已見斜刺裏走來一人，興匆匆的走進去。那流氓便又立停了腳，在門縫裏張看。壽欽和探員爭執的情形，早已看在眼裏，知道有了準備，心裏倒着實感激這個替身。當時不敢待慢，回身拔步便跑。一口氣趕到棧裏，將這情形告訴阿狗。阿狗一聽之下，怒不可遏，便要進行第二步手續。苦得沒有機會下手，事有湊巧，合該有事。壽欽自從到了家裏，雖然其昌責罵了兩句，因有明輝等勸解，所以不曾吃苦。其昌也因事已過去，徒罵無益，況且正因着信上的事，沒有解決，便無心來管他。也就相安過下去。壽欽在家裏無事，可做心



裏悶得什麼似的。只得和明輝老四二人談談。老四也因好久沒有出去過。心裏沒趣得很。二人便攛掇明輝去看戲。明輝很機警的人。豈有不知道有人轉他念頭。極應該少出去爲妙。總因惡貫滿盈。所以一點不反對。當下便和其昌季氏一說。二人很不贊成。明輝見他二人不去。便同老四壽欽同去。他們三人出得門口。到戲館裏去的時候。早有阿狗派來探信的人看見。跟在後面。見他們進了戲館。忙到棧裏報信。阿狗立即派了四個熟手。同著那報信的人。先到一爿汽車行裏租一輛汽車。在冷靜地方。將車夫制住了。重又將汽車開到西門路等着。明輝等三人從戲館裏回來的時候。便一窩蠶上前將明輝拖到車子裏。嚇得老四和壽欽二人。開不出口。只有抖個不停。眼看着



一班人容容易易將明輝綁去。這條西門路，本來不甚熱鬧，就是有走路人看見，也因綁匪都有手鎗，有誰不怕死來管這閑賬呢？當下這一班殺神，將明輝一逕綁到春申第一行臺，妥爲看守。一邊將汽車開到冷靜地點丟了，一邊便由阿狗又寫了封信寄出，隨卽去報告楊老大不提。再說老四和壽欽二人，事後自有巡捕前來問了經過情形，報告到巡捕房裏，二人到了家裏。壽欽知道這禍闖得不小，嚇得不敢開口。老四帶哭帶說講了一篇。其昌道：「吾原說不要出去，如今事已弄糟，哭也無益，只好等他們來了信，悉再說。」不一會，探員訪員都來探問詳情，少不得由其昌一一招待。等二天，各報本埠新聞裏又多了一樁新聞。本來上海的綁票案層見迭出，時有所聞，那些看報的



人在報上已經司空見慣。熟若無睹。倘然有幾個和被綁人認識的人。看見了這段新聞。也不過在背後談談。這人已經被綁罷了。顧明輝被綁的第二天。他家裏便接到阿狗的一封信。信裏的內容說。約定明天傍晚。在西門龍鳳茶樓等候。各取大香烟盒爲記。請卽派人來接洽。否則便要撕票等的話。老四便和其昌商議。其昌這一次倒不敢再報告巡捕房。反而關照合家的人。倘然有人來問。有無信悉。只說沒有便了。並且叫老四速卽派人前去接洽。老四道。吾是一只沒腳蟹。自己又不曾去。只好請你去走一次吧。其昌道。既然你托吾去。吾只好冒險去走一遭。次日傍晚。其昌覓了只大香烟盒。硬着頭皮。一逕到龍鳳茶樓。果然見一只桌子上。有一只大香烟盒。一旁坐着二個中



年漢子。那二個漢子也早已看見其昌。對他週身一打量。知道是來接洽的。便立起身來招呼坐下。先客套了幾句。隨即秘密開始談判。只因他們講得很輕。在下一句都聽不出。所以不知道到底講些什麼。只知其昌回來的時候。對老四說。經吾多方說情。他們才說最底的限度。非二萬元不行。而且說像吾們的氣派。這幾個錢也好像牛身上拔一根毛。一點不在乎。便約在明天再說。你看如何是好。老四着急道。這真是要急死吾了。只因他平時喜歡鬧闊。所以空場面倒不小。講到內容。你總也曉得的一搭括子。收集攏來。也值不到這個數目的一半。如今只好請你再去。將這實情對他們說。求求他們將就點吧。其昌只得應允再去。第二天夜裏。其昌已經去碰過面。回來說他們說



至少至少一定要壹萬元。而且一准明天要送去。否則就要撕票了。末後還說吾們牽絲得很。不要太不知趣。累他們冒了火。就送錢去。也不給你贖了。老四急道。叫吾那裏來這些錢。除非只得向別人去借。但是這裏除了你再沒有別的熟人。叫吾去向誰借呢。其昌聽了這幾句話。曉得有向他借錢的意思。不待老四再說。忙道。吾本當通融些給你。但是吾也和你們一樣。外強中乾。雖有此心。終無此力。也只得徒喚奈何耳。老四道。現在照吾算來。相差四五千塊錢。可不請你看。在朋友面上。暫時墊一墊。等他回來了。他曉得這是救他性命的錢。總會立即設法歸還。其昌道。倘然吾拿得出這些錢。還不還倒也不生問題。可恨吾真是力不從心。只好請你原諒了。老四知道他不肯多說。